#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垣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馮國柄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於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歴六年登進士第調嘉

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

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禀中書
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
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
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
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
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
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
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

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也執政不悦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讙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戸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耒問復從之兵部太僕寺請内外馬事得專達毋隷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

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
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
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
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
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
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
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
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從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

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

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

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歴中或指韓

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頼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

日果有進此説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

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

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宫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

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

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
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
大夫存性寛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
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
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
司户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彦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彦
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秘書丞爲

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
益器重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為潁
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
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
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
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
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

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

應令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難曰孫公此議足以

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

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髙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

强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彦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温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

緩急審處之傅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
淳德葢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
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
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
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泉令捐圭
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
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濰田歲

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
威州膽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
文川條著其詳為因山別録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
就膽取其書考焉還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
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
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
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

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臣宦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
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
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
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
屬薛温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
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
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
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

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者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

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御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

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陜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劵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陜判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

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令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别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膽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

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冝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

諸族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贍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贍又奏廢渠陽軍以舒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於黨籍贍著春秋

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録一卷四子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早卒彦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為娱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

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兖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兖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兖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譏

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獘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

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闡内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宫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

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頒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

諫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户頻逃失詔以内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

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令以

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

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

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
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
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
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
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
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

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

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罷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

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入之考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爲難爾從孫察見

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啟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

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闤闠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恵以詔㫖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

之不觧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
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為害
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
也無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
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
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
得少休於聖澤其為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
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

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禄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强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罔冒

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名為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册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户逋負又迄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彦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顔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

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名至都堂勑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禄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

詬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為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来者不絶壽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内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専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

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

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絡

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别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録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巳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為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

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
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
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
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
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獘貧
者不復食録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
根本自祖宗以来推此為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

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為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惮於省録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説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

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録黄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閤上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髙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

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為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為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

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戸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戸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戸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閒以名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名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

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

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説不能移非道不能説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

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宅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覲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録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㫖湖北諸蠻互出擾邉無有寧歳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

議故為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内夏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

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砦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為

走馬承受所撼徙韻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令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令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産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

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戸則所負皆在焉鸞扣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

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来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

在外則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宫深然之上清儲祥宫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為戒又以宫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

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許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内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内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宫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

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宫然之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别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

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兖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歴開封府判官熙寜元豐閒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已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叅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

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
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
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
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
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
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
仍為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
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

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輙肆横議願正其罪從之使
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内輕外選用牧伯罕
輟從班以閥閲輕淺者充員不復為来日慮須自今稍
積資望以漸試之吴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
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専料民而不救
災民皆死於饑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
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
趙彦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彦若以雍為

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鄰於嗜殺令使有司欲殺而朝廷

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因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荅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録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

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隂事者雍曰吾為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隂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為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

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宫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為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列為子行廕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沖

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沖卒喪除復列為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為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礜之引為諸王府侍讀神宗為潁王出新録韓非子畀宫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㫖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

流行惡逆者猶得齲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歷河北陜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鮮鹽市馬別為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茍為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絶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

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勑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彊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為姦乎對曰强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

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
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
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廪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
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恃此兆釁數暴
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
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
為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

究曹椽以為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為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即異罷為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為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

者造戎器倍常外問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彥鹽若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宫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永裕起陵許汝當

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名
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
三事最弊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
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
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
禄大夫賻金帛二十謚曰康簡永外和内勁論議常持
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
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

之為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専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吴居厚　温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徳昭仕

吳越王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荊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縶廡下詰妻姦

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
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
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
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
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
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
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
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

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濵之人恃鹽以為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為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為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

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
南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
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大學虞蕃訟
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
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
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
乎絳謝罪願得頴即以為頴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宫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

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為卿辦襄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為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當資幣金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

黴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

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為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歳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詰樞密院閲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

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荅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慙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閱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撫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

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絶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名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内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横之方而圓之使萬衆

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為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黄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令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絡

聖初入為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
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
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
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
議止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
楶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

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憣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强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為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别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為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名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户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攺知諫院知制誥

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儁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

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為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

世沿襲故迹視以為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熈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還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一時制作

獨倚潤甫爲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
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譴呂大
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

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

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

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
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吕
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
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
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
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
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恐惇不引為
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

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
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
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
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摭其前論罷之累
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覩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覬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

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頴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

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

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牓朝堂至州
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
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
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
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
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
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
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

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番禺包据嶺表羣不逞借之為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

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柰何為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為户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

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竒折簡别之青守汝州閲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竒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録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竒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已任在閫薦處士陳

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為清議所薄子堦至侍從曾孫䈙别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

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于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為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

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說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輙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為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宫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

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録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修守潁有遺愛為建祠宇實録成加直學士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

容人盜嫂害其兄别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寃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閲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即位名為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領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畀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

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誚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相倉卒踊而相見即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

尚何所用伴者不能答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耶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

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甞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

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譏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閑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

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
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
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
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
縣凡流無閥閱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
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
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

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捂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間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户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為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宫使恩許仍服方團金毬文帶自是前執

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為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為稱首

温益字禹錫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還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

其境内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名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數已遠然舜為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

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
籍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
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顔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
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
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盖天禀然及
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
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
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耶令丞相所擬錢穌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涖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皤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

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蹟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為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慫慂濮議晚摭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温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